

绣像本

中华传世

孤本
小说

【世无匹】

清

● 古吴娥川主人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242

8

P

中华传世
孤本
小说

绣像本

世无匹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

目 录

世无匹卷一

- 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啻汉劳心 (一)
- 第二回 多情怜白面干白虹潦倒醉乡 贱价买黄金金守溪浮沉利海 (六)
- 第三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 风雪途误识奸雄面 (一一)
- 第四回 患难临头陈与权雪中遇侠 冤家狭路刘天相杆下亡身 (一六)

世无匹卷二

- 第五回 救饥溺暗里赠多金 为朋友热心得奇祸 (二一)
- 第六回 三司设计救危难豪杰遭刑 万金荐友人风云奸雄得路 (二六)
- 第七回 谋客货计赚井中人 露官银屈遭盆下狱 (三一)
- 第八回 桃花马陌上骋佳人 玉洞轩垆头醉才子 (三六)

世无匹卷三

- 第九回 恶衙蠹坑人穷秀才望门堕泪 贤闺女矢志侠丈夫飞垣救人 (四一)
- 第十回 逃灾难举目无亲 救无辜挺身代辟 (四六)
- 第十一回 闹公堂村夫殉义 占田产恩妇离家 (五一)
- 第十二回 两头脱空负心人忒煞欺心 一计收罗长舌妇偏生饶舌 (五六)

世无匹卷四

- 第十三回 认假成真舅舅甥甥弄成活鬼 道真还假擒擒纵横算就深机 (六一)
- 第十四回 授居停一女报德 投山左万里寻亲 (六六)
- 第十五回 临清驿气杀癫头官 大同府喜遇知心友 (七一)
- 第十六回 恩怨分明贤太守挂冠归去 贤奸报复小翰林衣锦还乡 (七六)

世无匹卷一

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啻汉劳心

词曰：

感愤须分，贤奸当辨，而今半是痴呆面。丈夫无处不周人，人心偏有多更变。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，方才是个男儿汉。虽非冀报乃施恩，人生岂可忘恩怨。

右调《踏莎行》

恩怨不分，何以为人？恩将仇报，禽兽之道。这两句话，说尽世人病根。当今人心险仄，得恩不知。求其知轻重，能不负心者，举世之间，百不得其一二。且忘恩负义者，其罪犹小；至于转眼抹心，恩将仇报者，其情更为可恨。盖人无恒心，贤不多见，以致世风日漓，人情多伪，反复变迁，虚器险恶，为善者少，而为恶者多。偏不知自己生平寡恩，倒怨着别人不施惠于我。甚至沾惠到九分九厘，那一厘不到，还要为好成隙，遂萌嫌怨，把这九分九厘的好处，都没有了。这回小说，特与天下良善人鼓舞其本心，为天下一味理人设立个榜样。要使人勇于为义，速于去非，知善之可嘉，恶之当改，人人做个忠厚长者，则世道不可返古耶？

当初江宁地方，有一秀才姓权，忘记了他的名字，单晓得个表号叫做一庵。那权一庵青年有才，人物倜傥，父母且是富家，同胞兄弟四人，他排行最幼。母氏先歿，父亲年暮，便邀三党亲族，把家私田产，四股分开。后因妯娌不和，家庭雀角，遂弃了祖居，各分其价，兄弟四人，逐房迁住。落后父亲谢世，三位哥哥俱克勤克俭，家道日隆。惟权一庵诗酒怠傲，放情山水，不善作家。兼之樗蒲一掷，动费千缗，花柳三生，遂倾万贯。是时旧院里有两个名妓，一个叫做秀玉，一个叫做非烟。那秀玉虽短于才，然貌极美艳，精伎艺而善诙谐，独擅风流之誉。那非烟虽逊于貌，然才尤敏妙，富诗词而工翰墨，颇高花案之名。平康车马，章台杨柳，一时俱出其下。二妓年俱不满二十，所居亦相去不远，而王孙公子，日游其门，于是名噪一时，眼空群媚。权一庵与此两妓，所交最厚，眠花醉月，暮舞朝歌，无日不恣情欢畅。但人耽谑浪，性爱轻佻，虽秀玉与非烟俱属心知，而于秀玉尤为钟设。然秀玉志尚风华，心图美利；非烟酷好风雅，尤爱人才。故非烟所重于权一庵者，放逸之才；秀玉所密于权一庵者，奢靡之费。权一庵凡金珠贻赠，每临秀玉之家；而诗酒唱酬，则入非烟之室。不三五年，权一庵耗费殆尽，资财零替，家道式微。渐至变易田房，典鬻产业，僮仆星散，衣饰荡然。可惜个万金之家，弄得尽情破败。究其所归，耗于非烟者十之二三；耗于秀才玉者，十之七八。然心迷情欲，沉湎不返，直至住房并废，衣衫尽无，尚自耽恋青楼，不知醒悟。然囊橐空虚，冠裳襤褛，又恐他两人窃笑，只得求恳哥哥，只说贸易营生缺少资本，不论多寡，必欲移贷。哥哥念手足之足，或百或十，欣然应付。权一庵刚待银子到手，不问何所从来，便往妓家一挥而尽。不消

半月，依旧剩个空囊，也并不懊悔，并不可惜。思量无奈，只得又往别个哥子处，只说经纪折本，照样求借。谁知弄得到手，仍葬烟花。一连三个哥子都借遍了，只得老着脸，重复恳告，哥子道：『父母一般分授，未尝偏厚于兄。汝自不肯不学好，至于荡废。因念同胞情分，勉力周恤，怎倒习以为常，频来取足？我三人劳苦撑持，虽有薄蓄，亦非容易。汝若洗心涤虑，痛改前习，我兄弟三人，当勉强凑三百金，与你图个店业，可作长久衣食。若仍不检束，丧志青楼，我纵钱财粪土，也不与你填此欲海。汝便冻饿待毙，只索硬着心肠，没有照顾你了。』权一庵道：『蒙兄长如此教诲，自当一心学好，若负恩德，与日俱逝。』哥子只道他果然收心，便每人出银百两，交付与他，仍再三叮嘱。那知入手之难，反不如挥酒之易。今日秀玉，明日非烟，或驾楼船，或乘舆马，玉楼按舞，金谷开筵。未及两月，仍是一双空手。那时再向三兄求告，徒招责备，莫假分文。妻子抱恨而亡，亲族干求殆遍，食不充口，衣不遮身，求乞无门，栖身无室，只好在秀玉与非烟两家吃几碗儿。有诗为证：

红牙碧管玉楼春，轻薄东风倍恼人。

台榭月移珠翠冷，湿云细雨怨香尘。

未儿，秀玉又按了个豪富少年，宴游极侈，宠赠尤多，终日檀板金樽，篮舆画舫。权一庵日造其门，便拒而不纳，哀请再三，终不一见。因想无路可入，只得修书一封，备言昔日万金之产，为他荡费，今衣食不周，立锥无地，苦楚万状，且不必言，但终身之约，置于何地？写得恳恳切切。苦央鸨儿递进。

过了一日，忽然唤他进去。秀玉俨然乔坐，绝非向来妩媚之态。权一庵痛哭流涕，直溯根原。秀玉正色答道：『前日捧读尊翰，已悉来情，不必再说。但姊妹家不过行户生涯，原非钟情之辈。若但图欢合，岂遂无夫？何必穷极技能，辱身下贱？君家万金之产，虽云因妾费尽，然君自娱乐，妾亦未曾相强。今如此狼狈，欲妾相从，日费万钱，何从所出？况百凡之费，赖此微躯。若不另交贵客，卒守前盟，妾一家老幼，将与君共填沟壑耶！至于死生之约，虽订终身，君不知青楼中，剪发焚香，无所不至，不过取一时欢爱，诱其金帛耳。若竟以为实，然则妓女个个从良，章台可为节妇坊了。妾念君痴心未绝，特特请来说明，今后永决此念，不必再来下顾罢！』

权一庵听这番说话，就如冷水在顶门里一浇，恍然大悟，知不可恋，便抽身而出，想道：『青楼人抵无情，我自被迷到此地位，悔将安及！非烟同是平康人物，凉亦无情，何苦也讨他厌贱？竟不必去了。』亏得还有些志气，也不向亲友干求，并不与三兄启齿，只得往牛首山做个香火，在僧家吃碗黄齋饭儿过日。

不觉住了一年，那权一庵是富家子弟，何曾受此淡泊？弄得形容枯槁，须发苍黄，一身破衲，绝非当年气宇。偶值三月春天，游女纷纷入寺。忽一日见个美人，淡妆雅素，下了轿，步入殿中。仔细一看，却认得是非烟。非烟也一眼瞧见，权一庵羞耻无地，掩面惊走。非烟忙唤丫头一把拖定，权一庵急欲洒脱，怎当那丫头揪得甚紧，大叫道：『权相公，你好负心，怎丢下我家姐姐了？』权一庵着急道：『我不是什么权相公，你不要错认了人。』正好挣脱了要跑，早被非烟走上前携住手儿，流泪说道：『贱妾不知何事得罪于君，竟蒙弃置，致妾终朝悬念，一病几死。天幸今日复遇，尚欲狠心抛撇。男儿薄幸，一至于此。生死深盟，置之何地耶？』

权一庵向只道他与秀玉同做了逝水桃花，谁知听他口角，宛转多情，也垂泪道：『不佞何敢负卿雅爱！因沟壑之状，无颜见江东耳。』非烟道：『郎君仪貌，胡为憔悴若此？』权一庵道：『一言难尽。』便把秀玉变弃情状，与自己依身卑苦缘由，尽情说出。非烟惊道：『不料秀妹如此无义，独不思君之破家，为我两人，忍便负恩背约！此处焉能淹留骥足，自弃上进？妾既以身许君，安有他适。可速请归，竟在家下读书便了。』权一庵羞惭无地，再三不肯。非烟便唤乘轿儿，将他抬了回去，香汤沐浴，换下遍身罗绮，收拾书房供奉。日用三餐，极其周至。权一庵好不感激，死心塌地，埋头读书，一应书籍，都是非烟购买。到得录科小考，并次年乡试，诸项使费，亦皆非烟慨然厚赠。

权一庵运当亨泰，忽然中了举人，反怪三兄落后，不照顾他，足迹不登其门。三兄也不来媚他。是时打发报银，并谒见座师，各办礼物，尽属非烟资帑。亏得非烟是个名妓，蓄积颇厚，因想权一庵既中举人，若仍住我家，可不褻了他体统？便罄倒囊篋，尚存五六百金，替他买下一所住宅，置些田地，并竖起四根旗杆，诸色家伙，都把自己的搬与他用。

过了几月，又该上京会试，此时非烟现银用尽，只得将金珠首饰，衣服玩器，尽行变卖，凑了二三百金与他，又备下一席盛酒饯行。权一庵再三感谢道：『蒙卿如此厚情，救我于困穷之际，今日之遇，皆卿赐也。此去倘能侥幸，便娶卿为正室，须保身以待，决不相负。』非烟道：『终身之誓，君虽不贵，妾亦岂有更张？况君簪花在途，故下惜倾家相赠。但恐联登之后，情殊贵贱，路隔云泥，必为郎君所弃。』权一庵道：『不佞若忘大恩，誓必身罹刀剑。』两下再拜而别。非烟亲手赠与盘费，送至百里之外方回。诗云：

红楼莫漫说多情，今日多情仅见卿。

我惜风流当此遇，香奁终不愧题名。

次年，权一庵又中进士，殿了探花，因才品风华，另加特恩，除授翰林修撰，十分荣贵。忽然脱尽贫穷面目，渐成显宦规模，耻取青楼之妇，另聘了孙侍郎之女为婚，竟在京中作家，寄书决绝非烟。非烟哀恻痛恨，又被老鸨羞辱了一场，当夜悬梁而尽。权一庵闻知断绝，心中甚觉快畅。又亏孙侍郎照拂，一升侍读，再升祭酒，做了十五年京官，由学士升到户部侍郎。孙氏夫人生个女儿，年已十四，正欲联姻，权一庵忽奉王命，转除山西巡抚，挈家小一同赴任。未到任所，路过峻岭，冲出一伙强人，罄其囊橐，将权一庵并人夫仆从，尽皆绑入寨中。权一庵抬头看那寨主，年可十五六岁，面庞与非烟无二。忽然触着旧事，冷汗淋身。那寨主便叫将他妻女侍妾，押入上房淫乐，众多男子，推出山前砍了。

原来十五年前，非烟含冤经死，精灵不散，直诉阴君，托胎到山西地方，做个男子。少负豪气，乌合强梁，立为绿林之主。权一庵亏心负义，昧恩致命，神人厌怒，故天差地遣，恰好经过此山。那寨主虽未晓得前世的冤尤，见了他自不觉勃然怒发，将他戮于山前，恰恰应了当日刀剑身亡之誓。可见天之报施，不过因人所自蹈，绝不假丝毫作用。至于稚女诘妇，悉恣淫污，又岂非负心弃盟之报？世间忘恩负义之徒，对此而不生悔悟者，非人情矣。待在下再说一个极负义之人，并写个极不忘恩之人。其事凿凿可凭，其情凛然生动，令读者可以咬牙，可以堕泪，可以寒心，可以鼓掌，可以明目张胆，可以扬眉吐气，老僧可以悟禅，烈士为之按剑。

这件事却在明朝初时，广东南雄府仁寿村地方，有一人姓干，名将，字白虹。年方二十，性极豪迈，也不读书，也不经纪，只靠

着数亩田地，倩人耕种过日。他父亲是个军籍，故并无亲族，单单生他一人。父母亡后，也是个想娶妇成家，性亦不贪女色，从小便有膂力，十三四岁就能力举百斤。到十五六上，真个百夫莫敌，虽然血气方刚，并不好勇斗狠，只觉义气激昂，言词伟烈，遇有不平之事，挺身救援，不避嫌忌。平日酒量甚弘，一饮能吸数斗，但家极贫贱，不能日醉炉头。然里中或有慕他高义及受其恩力者常常招他吃个尽酣，也不耐烦去行细酌，并不虚文推逊，只提起大碗，一连数十余斤，大块的鱼肉，都连盘一光。乡人莫不笑他，他也不怪人笑，只顾盼自雄，岸岸然有旁若无人之概。

一日到村上闲走，见一老姬同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，都在向阳去处，不知摘些甚么。旁边歇着一副篮子，他两个摘下来，就向篮里放着。干白虹走到篮边一看，见摘的却是槟榔，便问道：『你取这些槟榔去卖钱的么？』老姬道：『那里有得卖钱？我家自种的，用不够，还要问别人家买哩。』干白虹道：『你家要这些何用？』老姬道：『将去浸酒用的。』干白虹道：『家里做许多酒，用这多少槟榔？』老姬道：『我家一年的酒，极不济也要做他几千担米。』干白虹道：『你主人怎生好量，饮得那儿多的酒？』老姬笑道：『呆官人！随你好量，自家那饮得许多，都是做来发店卖的。若说我家老爹，便一杯也舍不得吃哩。』干白虹道：『你老爹多大年纪，既没有饮，得乐且乐，何苦如此算计？想是挣得来传与儿子了。』老姬道：『儿子么，还不曾养哩。』干白虹道：『你老爹多大年纪，既没有子息，可蓄些姬妾么？』老姬道：『今年他已六十五岁，自从老奶奶死后，也不续弦，也不娶妾。虽有丫鬟婢女，在房中伏侍，只终日操持握算，夜里不得安睡，一条心挂紧在利息上头，那里还有工夫去干那样风月的事。』干白虹大笑道：『钱财乃命中之福，若不肯用，要他何益？纵有儿孙，穷通亦自有命。何况高年无后，把血挣之财，倒为别人守着，岂不可惜！』老姬与童子听了，忍不住都笑起来。干白虹也不回去，转寻些闲话儿与他说说，直待他摘满了篮，那童子用扁担挑着，老姬也背了一篮，两个匆匆而去。干白虹看他去了，也不回家，竟尾之于后。走上一里多地，方才到个人家，童子与老姬负着槟榔，都进去了。干白虹从外面一望，这人家原有十来进高大房子，好个冠冕门径儿，门首却堆着许多缸瓮。干白虹见四顾无人，便挨进墙门，悄然走到屏门里一张，只见厅堂高峻，阶级周回，许多榨酒家伙，七横八竖，排着满堂，严然是个蛮富户的光景。正是：

无子偏能挣，多财愈觉慳。

想因前世债，积厚待人还。

你道干白虹与姬子惓惓而谈，及至去了，还跟他到家，流连观望，依依不舍，是甚么缘故？原来干白虹好饮之人，闻这老姬说他家做酒如是之多，不觉垂涎眼热，想要扰他一醉，故预先认得了家里，好来赐顾。正瞧着时，只见个老者穿着件旧布直身，头戴顶黄毡帽儿，手中拿着一把厘等，一个算盘，走出厅来，口里一头对小厮说道：『东田庄那张奉溪家，还少十一两五钱银子，约定今日有的，这时候不见送来，你去催他一声，说前日还我的银子，还少三分等头，钱半银水，一总也补足了。你转身再到西田庄李思萱家，说一月前发去的酒，尚有六个空坛不曾送还。前日对我说，被儿子打碎了一个，也要补还我五六分银子，叫他明日就送了来。』那小厮应了就跑。老儿又唤转来说道：『后边茅坑里粪已满了，你顺便也对佃户说声，或是油，或是稻柴，把些来换去。如今春天，粪是贵的，比不得前番样子了。』小厮刚待要走，老儿又分付道：『这般的粪，没有侵过水的，一担要算两担的价钱。极不济也算担半。』

他若要贱，你再到别家去讲讲，不要一家就成。」说罢，摆下算盘，忙忙的去打帐了。

干白虹知他就是主翁，忍着笑跑了回来，想道：「那老儿有这些家私不肯受用，又没有儿子，挣积在那里，终久不知什么人承受他的，总替别人费这些心机，讨这些劳碌，象个没有死日的光景。可惜我会费用的，钱财偏没得到我手了。别的也不在我心上。只是今晚要醉他一个尽兴，便可放下念头。」

等到黄昏时分，信步儿走到那老者门首，只见门已闭着。干白虹是有手段的，怕甚么铜墙铁壁。瞧瞧四下无人，双乎搭上檐头，两脚一纵，早已扒到屋上，径往里头走来。一时动了贪酒之心，遂为此走险之技。只因这番偷酒，有分教：瓮边醉倒刘伶，垆头惊起卓氏。未知干白虹此举，可偷得着偷不着，那老儿家中知觉与不知觉，终不知弄些甚么话靶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多情怜白面干白虹潦倒醉乡 贱价买黄金金守溪浮沉利海

词曰：

潦倒瓮头春，狂里酩酊里醒。醉去不知天地窄，真真。世路离披任此身。不醉也痴人，白面还牵少女情。不惜黄金赠知己，諄諄。认取同心是酒宾。

右调《南乡子》

却说干白虹有心要到金老儿家偷酒，乘夜步至门前，便从屋上进去，轻轻过了一进房子，跳下庭中，扑的一声，里边忽大叫道：『外头什么响？同我点个灯去看看。』只听得里边一路开门来。干白虹想了一想，连忙将身儿闪在榻子，旁边。只见那老者提着盏灯笼，手中拿了根棍子，一个小厮也捏着个纸灯儿，走出厅来。才跨出中间榻子，被干白虹在左边闪了入去。老儿不曾提防，那知他恁般即溜，先已升堂入室，并无阻碍。直到内里，一路门都开着，只见中间供着老儿妻子的灵位，干白虹便把做个藏身之处，悄然钻在魂桌下面躲着。

那老儿同小厮走出厅来，周回照看，见外边的门依旧关好，不见有贼，仍进去睡了。干白虹等老儿睡熟，才敢出来。黑暗里摸了半日，只不知那里是酒房。偶然寻到一处，只觉得酒香扑鼻，随手摸去，却有个小小门儿用两把铁锁锁着。心里转道：『这所在一定是了。』便用手扭掉锁儿，走了进去。果然都是酒坛，不胜之喜。便随意开了一坛，只觉甘香可爱，但没酒具，不得到口。遍处寻觅，并无碗盏，只摸着一把铜杓。干白虹不分好歹，拿来就吃，一杓不止，两杓不休，吃得高兴，那里肯住手？把一大坛酒，骨都骨都吃个干净。欲要再开一坛，不觉脚已软了，身不由主，一交跌在地下，鼾鼾的睡去。此时虽有些声息，幸喜宅子宽大，房户隔远，老儿与小厮，丫头辈都绝不听得。干白虹一觉醒来，却将夜半，月已上了，见窗上微微有些亮光，睁眼看时，方知醉倒在地。喜道：『人生之乐，莫过于此。有酒不醉，真是痴人。我也不图他下次主顾，总是天还未明，索性吃他个象意，才不枉来这一次。就醉杀了，也说得不得。』便又打开一坛，提起铜杓，缓斟漫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只因宿醒未解，吃到半坛，已觉醺醺大醉。正是：

人中豪杰酒中仙，醒是天真醉近禅。

大地嗤嗤都一醉，问谁得似此君贤。

干白虹又吃了半坛酒，醉上加醉，自觉酩酊，因想道：『我若再睡一觉，倘然天明，便不好走。乘着这点酒兴，只索回家去罢。』因出了酒房，一路开门出去。到厅后一重石门，用了多少老力，再不能开，原来那石门却不用的，只做个鸳鸯笋儿，最是坚固，除了自家晓得，别人那知这个诀窍。干白虹弄了个把时辰，那里得开？便道：『我何必要去开他？莫若仍上了屋，走出外头，好不径捷！』肚里虽然算计，终久头昏目眩，趁了十分醉态，离离披披，不管好歹，竟望檐上乱扒。那知酒后力软，比不得方才轻便，扒了上去，又跌下来，一连五六交，勉强挣得上去，只因衣服一绊，檐上的瓦卸了满地，唰喇一声，好不利害。

那老儿睡在床上，听得外边响声，乱喊有贼，把一家老小，都叫起身，点灯的点灯，拿棍的拿棍，飞的都赶出来。那知于白虹虽上了屋，肚里的酒涌将上来，越发沉醉。又听人声喧沸，一发慌的软了，不知东南西北，倒望了里头乱跑。过了七八层房屋，一个头晕，脚步把捉不牢，扑的滚到地下，只听背后一个女人喊道：『贼在这里！』于白虹道：『我不是贼。』女子道：『既不是贼，半夜里在人家屋上走来？』于白虹道：『因慕宅上酒好，特来尝一醉儿。』那女子便叫他起来，仔细一看，见是个白面少年，果然烂醉，便道：『我看你不象个歹人，如阿做此勾当？』于白虹道：『我又不偷盗东西，不过吃些酒，有何歹处？』那女子想道：『他若利我什物，怎肯专顾了酒？自然不是偷窃之辈。』因问道：『你实是何等人？难道个盗东西，特到人家偷酒吃不成？』于白虹道：『我就住在这个村后，叫做于白虹，谁不认得！只因生平爱酒，偶尔游戏至此。』那女子道：『我听人说，于白虹是个义士，不想有此伎俩。如今还好，若外边听得，就许多不便。我今做个方便，悄然送你到后门出去罢。』于白虹喜道：『如此感谢你不尽。』因偷眼看那女子，一身缟素，美丽非常，年纪只好二十内外，却顾盼多情，语言钟爱。那女子送他到后门口，携定于白虹的手道：『你既好饮，可常常走来，我送你些酒吃。』于白虹谢了一声，匆忙而去。有阙《皂罗歌》曲云：

只恐遭逢天狗，又谁知织女会着牵牛。虽逢天贼为吾仇，酒坛狼藉君知否？若还破败，须伏罪由，亏他福厚，红鸾护稠，不将名列官符首。明星近，月一钩，玉堂瓦陷一声愁。天成巧，效窃偷，贪狼小牦酒垆头。（计集星名十七）

你道于白虹跌入庭中，被那女人叫喊有贼，怎么没人听见，走来拿他？那女子转得从容详问，送他后门逃走，竟无一人知道？却因那老儿大惊小怪，说有贼在厅里，把合家都唤醒了，忙忙的点灯执仗，一径拥出外面，那里防着后边有贼？赶到前面，门已层层开，吓得魂也没了，直至厅后，见满阶瓦片，一发惊骇。连忙照看，独有石门倒不曾开，知是上了屋去，乱慌的赶出前门，叫唤四邻，都来拿贼，遍地搜寻，那里有个贼影。闹上一会，不见踪迹，仍关了门，到里头查点什物。自内至外，别的都一毫不动，单单酒房里空了两个酒坛。老儿捶胸跌脚，大哭大嚷道：『我做了一生的酒，费尽心力，自家酒沫也舍不得一滴落肚。不知那个天杀的，吃去了这许多酒。』这边闹得乱横，那知贼已在后门走了。故女子虽然叫唤，众人在外头忙乱，那里听得！

看官，你道那女子是何等样人？原来是老汉的女儿。那老汉姓金，名聚，号守溪。是湖广汉阳府人，从小流落在外，替人摇船。后来挣得数十金，搭了两个伙计，贩些杂货，到广东南雄府发卖。不三二年仍折了本，弄得精光，又不能回去，亏得识几个字，会看银色，会打算盘，便想寻个行户人家，做个店官。是时城里有个开行的张莲峰家叫他抄帐，每年除日用之外，束修不过五六两。后来见他诚实勤俭，绝无轻佻游荡之习，渐渐托他掌柜，劳心操持，愈见驯谨。每年的束修并不花费一文，积了几年，便想盘些利息。

偶然一日，有起福建客人，到了许多南货，另有两担生铜。是时省里铸钱，布政司行文各府县采买铜斤，一时铜价腾贵，民间器用之物，无不倾卖。金守溪着乖，思量买他。叫客人打开一看，只见都是囫囵大块，非黄非黑，不象好铜。那客人巴不得出脱，便道：『铜虽不十分好，若亲翁要买时，情愿相让。』金守溪贪他的贱，便半价买了。第二日就叫人挑到收铜之处，将他转卖，指望赚得几两。谁知嫌其黑色，不堪铸钱，监收的不肯买他。金守溪好不气闷，只得仍挑了回来，倒费了一二钱脚价，忙向客人说道：『这铜没有人要的，我一时眼错，误买成了。如今只得要告退，将来别卖罢。』客人道：『从来客货出门，那有退还之理？若兴此例，我

们准万两银子货物，难道都带回去不成？」金守溪道：「别人还折得起，可怜我止此几两本钱，若买了滞货，把几年的辛苦，都丢在东洋了。」客人笑道：「昨日你自情愿，我已让了半价，今日告穷告苦，关我甚事！你不买时，我也强不得你；既买之后，我便顾不得你了。」金守溪见不肯退还，眼泪都急出来，只得哀求主人，一齐苦劝。那客人发极道：「凡事要个顺利，我许多的货，尚不曾卖，第一桩生意，就费这许多周折。既主人家说时，在你面上，送还他一两银子，退是决不退的。」张莲峰又从中曲议，那客人只得挖出二两银子还他，金守溪只是要退，倒是张莲峰觉得说不通，勉强劝他干休。金守溪只得吞声忍气，袖着二两银子，把这两担铜收进房里。自己终日袖了块样铜，各处扭卖，再无售主。又恐荒废工夫，讨主人憎厌，只得认个晦气，丢在一边。

过了年余，忽有十来个云南客人到广东收兑珠子，也住在行里，偶然空闲，走到金守溪房里坐坐。见了这两担铜，便大惊道：「这宝货是那位客长的？」金守溪道：「是小弟旧岁买得。」客人道：「原来是金相公的，如今可欲售么？」金守溪道：「正要寻个售主。」客人道：「既肯兑时，只请教金相公个价钱，不知要许多换数？」金守溪听了这句，转吃一惊。他向来厌这滞货，没处脱手，但有人买，就是造化，那里还论什么价钱！不想那起客人问他要多少换数，金守溪是个乖人，见问得蹊跷，便不肯说价，只混答道：「任凭老客长定价，差不多就成，太少了我便不卖。」任客人道：「也说得有理，我却不少你的，竟是十二换罢。」金守溪听了一发呆了，不知这是什么东西，或是他看错，反没主意，只摇头道：「那里有这样价钱！」客人道：「也差不远了。」又一个道：「竟再添一换罢！」金守溪已知是件宝货，越发装腔起来，只是不肯。直增到十六换，方才成了。兑下数万银子，众客人连珠宝也不及买，如飞起身而去。正是：

黄金变土岂为奇，土变黄金亦有之。

总是时来便相值，不须惆怅运穷时。

你道这是甚么宝物，值得重价买他？原来这两担都是倭金。此金出在南海岛中，可值二十分余换，若将来倾锭，搀人大半银子，还是上赤真金。然彼时识者甚少，故算作废铜，尚没人要，不知福建客人怎生得来。也是金守溪命中造化，应该发迹，恰恰买了，彼时卖又无主，退又不肯，那知遇这云南客人识得，骤至巨富。谁料客人出了十六换，尚道便宜，恐他反悔，故急急走了。张莲峰眼见其事，不胜惊骇。然各有福分，也妒他不得。

此时金守溪已是富翁，就在城里买了一所大宅子，开张典铺，收买奴仆。张莲峰心里歆羨，便将个十八岁的女儿与他联姻，指望有些沾染。谁想金守溪一个钱也算入骨髓，那里肯在丈人面上容情，翁婿之间，便觉不睦，两边都不往来。金守溪因是异乡人，出身又微贱，忽然骤富，人人覬覦。不论乡绅百姓，有势力的都来弄他。金守溪生平怕事，虽然鄙吝，遇有衅端，只得逼勒出来。数年后，才生一个女儿，此时富名愈著，外侮愈多，连官府也来拔富，遇有荒歉，要他出粟赈贫。又隔几年，不觉资本萧索了大半，自觉当不起了，连忙收起典铺，卖掉住房，搬在这仁寿村居住。恐怕招摇，不敢仍开当铺，只得做酒经营。

后来女儿长成，姿容甚丽，就叫他小名丽容。到十七岁，嫁了里中一个富家子弟，不上五载，女婿已死，只得接他回家。因无所出，等他服满，原欲别配。未几，妻子又歿，衣衾棺槨，含殓治丧，又费了好些血汗。因坟地未定，故灵柩尚停在家，是夜倒被干白

虹做了藏身之所。只因落后惊觉，把小厮、丫头都叫起来，相帮赶贼，连女儿房中，一个也没得陪伴。丽容闻得外而有贼，也自惊醒，连忙披起衣服，因有些害怕，不敢走出外头，只得坐在房前天井里看月。忽然屋上跌下一个人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喊时，外边那里听见！但金守溪既在拿贼，为何自己女儿反教他逃走？只因青春寡妇，见此白面少年，转加怜惜，不忍声张。况且闻得干白虹的美名，谅来不是做贼，故悄悄在后门放了他去，还约他常来走走，甚有钟情眷恋之意。可惜干白虹是个豪侠之士，不知儿女情态，故洁身而出，行谊皎然。若是个轻狂少年，软语柔情，相怜相惜，不但有此偷酒之愆，兼可试其偷花之技。因此时孝服未除，故干白虹所见，尚是一身，缟素。自此之后，丽容常忆着干白虹之人才品致，每每寢食俱忘，只无由与他会面。那知干白虹也一条心挂在金守溪家，却是想他的酒，并不想他的色。

过了月余，酒兴复发，想着前日吃得燥脾，欲待再效故技，又恐弄出事来，不好看相。想了几日，忽然又生个计较，反正正经经走到金守溪家，要他雇工做酒。金守溪道：『我家做酒的尽有，看你力气倒狠，除非在此踏曲。只是工钱不多，每月只好六钱银子。』干白虹道：『踏曲也罢，工钱也不计论，只是夜间要在此宿的。』金守溪道：『我家踏曲所在甚宽，就在曲房里睡也使得。只是你会吃酒？』干白虹道：『一滴也不用的。』金守溪说：『这等便好。你姓什么，可有名字的？』干白虹道：『我姓平，没有名字，只叫做平大郎。』金守溪道：『既是这等，去寻个保人来，写文书便了。』干白虹道：『雇工小事，要甚么保人？』金守溪道：『没有保人，那晓得你来历！』干白虹恐怕忒腔，只得应声而去。

原来金守溪因前日贼发，巴不得要人帮护，见干白虹膂力雄健，故欣然允他住在家里。只道他可以防贼，那知自己反做贼的招牌。干白虹见他疙瘩把细，心里好不暴躁，若别的事情，就夹嘴一拳走他娘的路了，只因看了酒的分上，勉强忍住性子。况且雇工贱役，正欲掩饰姓名，不与别人晓得，谁知反要熟人作保。心里没法，只得寻个知心朋友，与他说明此事，同到金家。金守溪又再三盘驳个尽情，议到十分稳当，方才叫他立契写道：

雇工人平大郎，因口食不敷，情愿将身雇到金宅踏曲使用，每月工银六钱。自雇之后，甘任勤劳，不致偷安怠惰，倘有脱逃偷换等情，保人理直。此照！

从此干白虹住在金守溪家，人人呼他为平大郎，他也居然自任。幸得曲房与酒房相近，干白虹原自乖巧，每到夜间，揸开锁儿，反不在坛里抽丰，只在缸中拔富。常常吃个微酣，并不知觉。他起初还饮得有些分寸，住到一月之后，渐渐胆大起来，每夜必要吃个酩酊尽醉。偶然一次，觉得有兴，把二三十缸酒，逐缸尝遍。醒了又吃，吃了又睡，直到日高三丈，尚在酒房里响声如雷。幸喜金守溪这日清早到城中括帐，不在家里，倒被丫头听得，慌忙报与丽容。

丽容着惊，如飞走出来看他。果见干白虹象个六月里的睡狗一般，躺在缸边。叫了几声，也不答应，丫头也去推他，总是不省人事。丽容没法，反叫丫头泡些浓茶，扶他起来吃了两碗，方才有些清楚。丫头掇条板凳，抱他靠在墙上坐着。干白虹还闭着眼，说道：『好酒，好酒，吃得象意。』嘴里还咂个不了。丽容见了又好笑，又好恼，因故意嚷道：『你这个人在我家做工，怎如此放胆，把我家酒来吃到这个田地！幸是老爹今日不在家里，他若在家时，可不气死。』丫头也说道：『你这个人真是懵懂！我家老爹的酒，可容

人白白里吃一杯的！你却不知死活，灌了这许多酒去。若老爹知道，定然打个半死，还要送官哩。如今我家大娘在此，还不走来讨饶，尚自痴痴迷迷的不肯苏醒。你看还有许多缸儿酒在这里，请你再吃些么！」丽容道：「也不要骂他，我与你且进去，只把酒房锁着，过一会儿，等他醒了，再与他说。」丫头即使把门锁好，竟同丽容人去。

不多时，于白虹渐渐醒来，忽把身于欠伸，一交滚在地下，双手揉一揉眼，睁开一看，却见门已闭着，缸盖上放有茶壶碗碟，大吃一惊，知是里头晓得。正思想寻路逃走，忽见丽容同了丫头开门来，立在面前，吓得羞惭无地。丽容与丫头两个，着实数剥一番。只因这一会，有分教：无意姻缘而得姻缘，实非负心而若负心。未知于白虹此时怎生脱身，丽容与丫头怎生把他发放，金守溪回来毕竟知也不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 风雪途误识奸雄面

词曰：

酒易误前程，非关人负心。尽逍遥柳陌花村。海誓山盟都不顾，拚一醉，弗教醒。为女续良盟，儿夫不姓平。请贤翁识认佳甥。却笑酒佣游戏处，花烛下，转心惊。

右调《唐多令》

于白虹被丽容与丫头一番责备，自觉惊慌失措，连忙作揖告罪道：『小于其实好饮，一时偏见，遂致相扰过多，实实有罪。但求小娘子念我初犯，望恕这一次，不要与老爹说罢。倘日后再犯出来，任凭小娘子怎样治我。』丽容见他情态迷离，十分可爱，反不忍嗔怒他，心里转有些爱怜之意，反而好言相慰道：『我看你平日做人甚是正经，怎么单单这样贪酒？既然你如此说，这一次也不与老爹讲了，下次切不可再做这事。』于白虹道：『多蒙小娘子厚情，下次我真个戒酒了。』丽容便叫他出去，把酒房仍旧锁好，分付丫头切不可在老爹面前讲起。幸得这丫头是自己陪嫁的，遵他约束，果然不露一字。

原来丽容起初已知他改名雇身，不道他为酒而来，认是有情于己，常常等父亲出外，觑个空儿，与他说说闲话，倒也亲热。过了几月，两下便如兄妹一般，朝暮相见，并无顾忌。丽容每每乘隙把些情话儿勾挑几句，怎当于白虹礼貌端庄，语言持重，略无暧昧之色。丽容虽非所愿，然见他人品端严，愈加钦敬，知他不是雇工人物。这日偷酒败露，自替他掩饰其事，又分付丫头在父亲面前莫说，每事周旋，百般曲护。谁知是前世有缘，心心念念，只想嫁他。

到得夜间，等丫头睡熟，悄然带了些私房，轻轻地开出重门，直至于白虹卧所。此时于白虹尚点着灯，正想又去吃酒，忽闻叩门，连忙开了，见是丽容，忙问道：『小娘子此时不睡，到此何干？』丽容道：『妾有要言相订，不惮星夜而来，因思郎君非佣工之辈，不过僻于口欲，屈身至此，可为惋惜。故妾之爱君，非一日矣。不知君亦鉴吾心迹否？』于白虹道：『屡次蒙小娘子相救，感不可言。至于爱念之恩，人非草木，焉有不知？但卑人北淫邪之辈，不敢妄及于私。况犬马贱佣，小娘子闺闱淑质，何敢非礼相犯？是以有负深情，非不抱歉，幸小娘子垂亮。』丽容道：『郎君才品端恪，妾实敬仰。如君所言，私媾则不可，明娶则无害。今妾既丧偶，君亦未娶，婚姻虽不计财，但吾父犹拘俗见。知君贫困，敬以白镪百金，与君转为聘物，若果三星相照，很遂予怀，吾家粗酒甚多，可以任君长醉，未知可否？』于白虹听到结语，触着酒兴，忙答道：『明娶既不失礼，有何不可？况蒙小娘子如此周全，恩情深厚，何敢固却！只恐小娘子虽屈尊俯从，尊公好高重利，以我为贱，焉肯允诺！』丽容道：『君原未露真名，父亲谅不知觉。若必欲稳当，东村有个王三秀才，是地方中一个光棍，父亲最惧怕他。只去央他作伐，再无不成的了。』于白虹喜道：『此言甚是有理。我与王三秀才曾有一面，此事定肯出力，小娘子放心请回，自不敢负。』丽容便将银子取出，付与于白虹收好。又再四叮咛了一番，方喜孜孜回房去了。正是：

情深莫漫说投梭，深夜携金赠酒徒。

手引红丝牵白面，春风应自值钱多。

次日于白虹只说身子不健，告辞回家。金守溪虽时刻少他不得，怎奈再三强留不住，只道果然有病，勉强许他回去半月，养好身子再来做工。于白虹见老儿肯容他归去，好不欢喜。便到曲房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连被窝卷做个包儿。丽容知他这日要去，又悄然到曲房后头，宛转嘱咐了几句。于白虹口里应着，作了两个揖，谢别出来，又向老儿说了一声，方才取路而回。

谁知到了家里，酒兴愈觉勃然，一心一念只想酒房中的乐境，日夜摹拟，想出了神，喉馋心痒，好不难过。挨到第三日，渐渐有些熬不住了，只得倾出丽容所赠之物，拈一块儿，往市里买了两坛酒，也照样放出那酒缸边的本事，醉了醒，醒了醉，不够一日，光剩两个空坛。明日起来又觉冷冷清清过不去，只得再解开包儿，取块银子，又买来吃，仍醺醺的过了一天。从此用得手滑，反不吝惜，今日也是酩酊，明日也是酩酊，竟忘怀了丽容所订之事，把这银子没早没晚，尽着狼醉。不是跌倒田间，定是离披陌上。幸而有些酒德，还不至于使酒生事，只是开怀放胆，跌荡逍遥，将丽容一段婚姻之约，丢在脑后。不上半年，这百金之赠，早已使得精光，仍旧是个空身汉子，那时方才得醒。

那知金丽容自从与于白虹订约，叫他托病回家，只道定然就央人求来，谁料一去之后，日日盼望，并不见王三秀才过门作伐，心里好生着急。等到月余，并无音耗，也便料他酒性不改，定然将这银子去尽着狼醉，竟忘了我终身之约，不料于白虹没正经到这个田地。心中越想越觉气恼，但人已出去，没法处他，只终日暗暗的焦闷，又不敢向父亲说起。渐渐过了两三个月，只是不来，丽容望眼几穿。于白虹此时正在醉乡，不知天地何物，却那里晓得这边如此牵挂！丽容不胜衔恨道：『我看他是个端方之士，谁知如此负心。银子的事虽小，但我怎生待他，反无情无义把我置之度外！我只悔当初错认了人，今日自取惭愧。』背地里反不知怨了多少，因是儿女私情，恐怕风声漏泄，又不敢央人叫他，只得常向父亲说道：『前日这平大郎甚是得力，怎不去唤他来使用？』金守溪也放不下他，因不认得住在那里，只好去寻保人传唤。谁知于白虹做了酒中李白，正好醉倒长安，便皇帝也召他不来，那里唤得他动？保人只隐然替他回复。倏然半年，不见一些影响，丽容心里愈加气闷，渐渐染成一病，茶饭不思，梦魂颠倒，终日昏昏沉沉的痴睡。金守溪见女儿如此，好生着急，诗云：

儿女知春太有情，郎当无那惜深盟。

东风只是牵人恨，吹过南楼不见声。

却说于白虹自从酒醒之后，方才想起丽容之事，忽然大悔道：『我真个狂了，那小娘子何等待我，我却负他，真畜生之不若也。只如今怎么回复他才好！』肚里虽然懊悔，怎当银子却已用空，一时手足无措，心中日夜不安，常歉歉然自知抱愧，一日忽发猛省道：『我自从为人以来，未尝少有亏心之行，今日狂悖若此，致他含怨无归，陷身不义。想丈夫处世，岂可味理负心，轻狂自弃？且堂堂六尺，忘恩负义，何以为人！』便将自己这数亩腴田并几块园地，连忙都出了经帐，托人寻主求售。一总只卖得五十两，又拉几个村中弟子，做了二十金的会债，并两间栖身房子出卖了十余两，把来凑在一块，用纸封好，虽然酒兴本豪，只得勉强遏捺，随他口

里流涎，竟不敢分毫耗散。次日就去央王三秀才到金家说亲。那王三秀才专靠趁闲钱、吃喜酒的，有甚不肯？便一诺无辞，连忙就到金家求帖。

金守溪接着道：『王三相公许久不来，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？』王三秀才道：『此来别无他干，因有一头好亲事，特来与令爱作伐。』金守溪正因女儿的病只是沉重，明明晓得他青年丧偶，守了二年，有些情动，伤感而成。正想要寻媒人与他觅配，恰好王三秀才正来说起这事，便连忙问道：『小女正欲寻个人家，只不知王三相公说与那一家的子弟？』王三秀才道：『离此不远有个于家，这官人叫做于白虹，青年好义，在村中也算个有名的豪侠。因父亲早背，尚未有家，不知可使得么？』

金守溪听说『于白虹』三字，虽不识面，那义勇之风，藉藉在耳。且王三秀才又是生平的惧下，便满口应承道：『那于白虹我也闻得，原是好好人家，既王三相公说来，再无不从之理。至于六礼丰俭，悉凭王三相公斟酌，也不敢讨论。』王三秀才道：『婚礼原不论财，只要对头好，便可做得人家。总是小弟在内主持，还你停当便了。』金守溪不胜之喜，遂留王三秀才吃了便饭，写一年庚与他。王三秀才谢别出门，便到于家回复。于白虹见已说允，满心欢喜，也不卜问，就选了行聘日子，行礼过门。

『丽容闻知这信，想道：』他一去半年，只道做了浮萍无蒂，谁知终不忘情。但怎生到今日才来纳聘？』甚觉猜详不出，及闻得作伐的果是王三秀才，看那帖子，却又是干将的名字，便已放心。金守溪回聘请客，忙了两日，然后再看女儿的病，也可效验，竟能起身吃粥了。再过两日，已可霍然。有阙《入赚曲》云：

女不中留，年长应须觅好速。休逸逗，春心一发便情稠。任绸缪，恹恹鬼病春深后，医药如何得疗愁。要他廖，除非早把姻缘偶。胜如针灸，胜如针灸。

自从于白虹行聘之后，丽容便已安心。金守溪也觉完成了女儿身子，免得牵牵挂挂。不隔两月，于白虹托王三秀才到金家约日完婚。金守溪因女儿已是摺梅过期，难以久待，只得乘势应允。但自己身子觉得有些老倦，正没人帮理家事，眼底又无亲戚，便与王三秀才商议，想要入赘于白虹过门。王三秀才就与于白虹说知，于白虹正想要亲近那酒缸，还恐不能遂念，忽然说着入赘，正中机谋，连忙应诺。

到得毕姻之夕，依旧纱灯鼓乐，高头骏马，迎接新郎过门。堂中灯烛辉煌，黼黻烂慢，于白虹入堂交拜，好不兴头。金守溪一见，却是踏曲粗工，大吃一惊，心里陡然发怒，掙出拳头，就要去打那新郎，倒被王三秀才一把拉定道：『这是怎么说！儿女完婚，良时美事，就心里有些不象意，也不是此时发挥的。况花烛在前，新郎并未失礼，如何做此情状？』金守溪气得话也应不出来，只摇头道：『这是我家雇工人，什么新郎？』原来王三秀才尚不知这段话柄，见金守溪说得古怪，便丢了这边，连忙去问于白虹。于白虹笑而不答。金守溪怒跳如雷，又一拳打来，仍亏王三秀才拦住。于白虹也不理他，竟喜孜孜与丽容交拜。金守溪正大嚷大骂时，两个新人已携手入房去了。

金守溪怒得眼里爆出火来，无奈王三秀才紧紧拖定，不得脱手。丫头奶娘，也来解劝。王三秀才扯他坐下，好好问道：『此事毕竟怎样来头，亲翁这般着恼，可对我说个详细。』金守溪双手揉着心头，叹了口气，才一句一喘的把平大郎雇工之事说出。又